

永康记忆 征文选登

# 消失的麦假

胡文照

那些年,乡间盛传一个笑话:说是有个大学生,穿着中山装,上衣口袋插着三支笔,路过麦地,惊呼好多韭菜。把麦苗当韭菜固然会闹笑话,但绿油油的麦苗的确很像韭菜。永康属于南方,麦子属于冬麦。冬天时节播种,幼苗生长穿越整个寒冬。小时候写作文,瑞雪兆丰年,会自动脑补上一句:明年麦子会丰收了。

那些年,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很多,各有分工。刻杀剑(永康方言,镰刀以旧翻新的意思)的师傅,一年只会来几次,麦子收割前和稻子收割时。麦子收割用的工具,镰刀自然是必不可缺的。有道是磨刀不误砍柴工,有把锋利的镰刀,割起麦来如虎添翼。我家共有四把镰刀,也会挑选一两把看着又钝又锈的,让那师傅拿去修磨。那师傅也总是忙得不亦乐乎。

小麦收割的日子,学校会适时放一两天假,支持一下农忙。麦子齐茬地割,一不小心划破手指,也是常有的事。永康人戏谑称之为“杀鸡”,是由镰刀方言(杀剑)的谐音而来,还是嘲笑新手的,无可考证。麦子边收割边打成捆挑回家,一般是从早忙到黑。匆匆吃过晚饭,父亲会先摘掉轩间那只15瓦的灯泡,换上100瓦的。别看只是换个灯泡,这可是腊月杀猪时才拥有的待遇。换了灯泡,整个轩间顿时明晃晃地亮如白昼。

但见中间摆放个稻桶,一席地簞展开,围成半圆,插入桶内。没围的这边搁个板,跨在桶上。那些年脱麦粒,用的是最原始最简易的方法,靠人工大力甩打麦穗。麦粒受撞击脱离麦壳,好似顽皮的金色精灵四处乱窜,又被地簞拦个正着,纷纷跌落桶内。所有麦穗打完后,原先的空桶爆满。先

用谷筛简单地筛去会扎人的麦芒,断枝碎叶。再用台匾上下摇晃,扇去一层空瘪无实的、最后留下饱满的麦粒,装入箩筐,待次日露水干后挑去晾晒。而那些麦秆被收拾着,一部分挑出去铺在果树下,保水防晒;一部分则就着阶沿墙角裸晒,待干燥了,炉膛里引火燃料。

我家屋后便有块空地,父亲开拓平整后,一直就是私有的晾晒场。最多的时候,可以一次性铺上五席地簞。地簞散卷后,四角要压上重石块,才不会翻转。扫一次,然后倾倒在箩筐中昨晚打下来的麦子,再用谷耙没有齿的那边从麦堆中心往地簞四周推,当扩散近地簞边缘时,就可以翻转有齿的那边,上下左右来回拨动麦粒,尽可能地把麦粒摊薄摊匀,充分接受日晒。

晒麦的时候,每隔一两个小时左右,要去重新拨拉一回晒场上的麦子。如此反反复复,直到太阳落山。依次翻起石块扯起地簞相应的角往里兜,让麦粒先后往中间移动聚集成小山时,就用簸箕满盛着来回搬入箩筐,然后再用扫帚和簸箕找回漏网的麦粒。清扫完后,便是卷地簞。我人小力小,压制不住地簞的张力,顾此失彼,大小头,总是卷得相当蓬松。导致系绳变短而功亏一篑,就是因此膨胀加重而扛不回家。很多时候,父亲在田野里不能及时回来,就和奶奶分站在左右边,一起翻转。后来几年,随着年岁渐长,没有长辈们帮忙,我自己也可以轻松搞定。

晒麦是需要人守护的,这种任务基本由我完成。不提家养的鸡鸭,早已对麦粒垂涎三尺。那些山林恶鸟,也一直虎视眈眈,时不时乘虚而入。我虽然不用一直候着,但也不能走远,

时间长了就感到枯燥,偶尔会看下书,更多的还是要顺带着伺候牛羊。相对来说,麦假是最短、最轻松的。特别是那里有株李树,正是成熟期,又长在晒场边,我可以随时采摘,即时开吃。这种李子,我们永康别称麦李,不知是否产于麦期的缘故。它青皮红心,酸甜可口。少年时经常不洗,即摘即吃。果肉近核心处,常会发现一条嫩白的细虫。它是何时进去的,又何以成活,对少年的我来说,充满了好奇。

如果太阳正常,接连暴晒两三天,麦粒便已达到入仓标准。于是大部分存放起来,取一小部分拿到村里碾米厂里,加工磨粉,其实就是麦面。那时没有预先脱壳工艺,一般按农家自个要求。压一道,还是多压几道。压的次数多,面就越黑越糙,留下的麦麸也就越少。麦麸一般不喂猪,都拿去倒果树根脚,类似施肥的功效。记得爷爷曾用麦麸培基种的梨瓜超甜,香瓜极脆。南方人吃米,北方人吃面。尽管永康人不以面为主食,麦面加工还是花样百出的。肉麦饼是永康一绝,全国有名。还有煮的有麦面汤,蒸的有麦饼糕干,都是我们这里的特色。

现在的永康,种水稻的农户越发少了,种植小麦的更是凤毛麟角。现代少年,常吃馒头、包子、面包,只知道这些是麦面做的,至于麦子长得如何?是鲜有人去关注的。或许好多韭菜的笑话将会继续上演,只是说笑话的人会和麦假一样消失。同时消失的还有曾经人手一把的麦秆扇,能发出悦耳声调的手工麦哨。还有我爱吃的老麦李,还有从它身边分栽出去的李子李孙,父亲说要么改良,要么凋亡了。当然,那些可爱的虫儿,也不会有了。

## 永二中 我的母校

应晓红

一路从永二中的校门往里走,林荫道旁的树绿得可人,一片生机勃勃的样子,分外好看。

其实不挑剔地看,永二中的绿化还是蛮好的。一路的花花草草,各种各样,甚至叫不出名儿的树,有的还开着小花。路旁的泥土地里也生长着青翠欲滴的小草。初夏时节,繁茂的树叶都安静地在夕阳下透着温柔的光影。

坐在教学楼前的阶梯上,我总是想自己为什么总会不经意间回到母校。校园内,三三两两的学生或背着书包或拿着书本,成群结队出入,在夕阳下有那一刹恍如隔世的美好。

弹指一挥间,告别母校已经20多年。想起刚踏入校园那天踌躇满怀的心情,仿佛还停留在昨日。在这里的三年,发生了不少刻骨铭心的事情。每次重返母校,看着母校那些年轻的面孔,记忆中一幕幕场景就像一张张绚烂的剪贴画,串连成一部即将谢幕的电影,播放着曾经的快乐和忧伤,记录着曾经的青春和过往,也见证着天长地久的友谊和刚刚萌芽的爱情。

六月是毕业的季节,离别的季节。前段时间,我散步的时候,经常路过某校,学校里常常传出感伤的歌声,印象最深的是庄心妍的《以后的以后》:以后的以后\你是谁某某某\若是再见\只会让人更难受。听着听着,各种思绪,触动内心的心弦,即使

时间过得再久,当旋律想起,还是能拉回太多以为被淡忘的思绪。

记得在读高中的时候,晚自习伊始有15分钟唱歌时间,那时正是港台流行歌曲在大陆盛行的时候,我们经常忙着学唱歌、听歌曲,抄歌词、贴明星的贴贴纸,很多歌词都能倒背如流,细细地品味其中的深意,憧憬着美好的感情。那时候沟通外界的渠道很少,新歌也不多。刘德华的《忘情水》、张学友的《祝福》《吻别》、邰正宵的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》,现在哼唱起来也是感慨万千。

那个时候,周超汝老师听到这些歌曲,总是很无奈地说,有什么好听的,一群学生整天唱这些情情爱爱的歌。我们私下总会反驳,这些流行的歌曲才让我们产生共鸣。那个时候的我们和周老师,就像如今我和我的孩子,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
那时候,从永二中校门口往里走,最醒目是路两侧的宣传橱窗,挂着的是师兄师姐的辉煌成绩,或是学校每次比赛的成果,每次走过都驻足细读,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荣登榜上。

说到青春最不能离开的回忆就是篮球场,那时二中的篮球场是水泥地的,在篮球场上,男生挥洒汗水,女生抱着外套,视线总在某一个人身上,晚风缓缓吹过,空气里弥漫着暧昧迷离的气息。二中的篮球场上,有他青春

的模样,更有她如花的笑靥

二中后面的围墙还是原来的样子,许多男生曾一起为玩闹爬过学校的围墙,许多女生曾一起坐在围墙对面的逗园里闲看行人,那时的逗园、遛园都曾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。

晚自习下课后,我们骑着自行车在那条长长的解放街上招摇过市,路面颠簸,我们一路欢歌笑语。

如今,永康二中早已变更为永康中学。名字虽易,容颜不改。顺着记忆的脉络,还能触碰到我们嬉戏的痕迹,我还记得毕业那天,所有人都在兴奋地和老师合影,不用再计算数学公式背诵英语单词,不用再每天讨论马克思,不用再和历史对话,我们可以离开这里。

而现在二十多年后的我们,夜深人静,偶尔想起曾经经历的那些事情,那些曾在我们的记忆里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们。想问自己一声:他们还好吗?没有回答,我们最后散落天涯。

我也经常回到母校,站在操场上努力捕捉我们存在的证据,可是我们的呼吸在这片土地已经感受不到了。

那些年,那些人,发生在母校的那些事,从来不需要想起,只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,它已深深铭刻在我们的生命里,融化在血液中。那梦一样的年纪,花一样的季节,诗一样的青春,在四季轮回的岁月里,定格成永恒的画面。

## 一张老照片勾起的记忆

王进

端午假期回老家探母,被保护完整的舟山二村的古民居所吸引,便与亲人一起前往参观。刚到路口,最初映入眼帘的是母校舟山小学,如今已成为镇里的文化活动中心了。本想进去重温旧梦,无奈大门紧锁,只好怅然离去。顺手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,熟料点赞者甚众。更意想不到的是,舟山镇应书记发来一张珍贵的老照片,儿时母校的音容笑貌顿时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。

我是四年级才到这里上小学的。此前是在申亭村里上的初小。当时的舟山小学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非常高、高大上。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教师,有良好的教学条件和优美的学习环境。是我们儿时一直向往的学习殿堂。

舟山小学是一座非常独特的砖木结构院落,白墙黑瓦的红房子,简朴雅致,古色古香。左、右、后三面溪水环绕,围墙高筑,前面是个大操场,后院是学校最高的楼房,旁边有几棵参天大树格外引人注目,具有标志性的意义。学校的右边是供销社,里面非常宽敞,造型也很别致,购买学习用品十分方便;左边不远处是肉店,当时猪肉六角五一斤,上下山处的村庄都会把猪肉送到这里来卖,店里总是熙熙攘攘、好不热闹。一条黄沙公路从肉店门前穿过,从永康城区直通壶镇、临海,我们上学、放学走的就是这条唯一的主干道。每逢车辆呼啸而过,顿时就会飞沙走石。

我们在舟山小学学习时间不长,好像还不到一年。虽然有点短暂,但还是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。印象深刻的是班主任徐老师,他当时应该四十多岁,穿着朴素,像个长者,对学生非常和蔼可亲。有一次天降大雪,道路难行,同学们都撑着雨伞,跌跌撞撞上学。徐老师就站在楼梯口迎接,一个个地把同学们的雨伞收起来,帮同学们拍干净身上的积雪。此情此景,可能我此生都难以忘怀。印象深刻的还有柯老师和胡老师这两位教音乐的女老师,柯老师比较温柔漂亮,声音甜美,会弹琴,大家觉得上她的课是一种享受,胡老师长得高挑挺拔,有点英气,声音浑厚激昂,颇有些男子气概。当时学校排练样板戏《白毛女》,她们就是喜儿和大春的不二人选,配合默契,唱功了得,演技高超,深得大家喜爱。还有给高年级上课的林老师和另一位徐老师,也是很有才华的教书匠,当时我们都希望能成为他们的学生,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。

在舟山小学上学期间,还有一件事最让我开心,就是经常可以去外婆家吃鸡子素面。当时班里有一批同学和我外婆同村,他们常常把我拉到外婆家去。同学相邀,父母当然没有意见,外婆更是喜出望外。这也是儿时度过的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。

真的要感谢应书记,我跟她从未谋面,没想到她会如此有心。她发来的老照片让我重新忆起难能可贵的儿时往事。现在可真是,儿时多少事,老来常记怀了!

